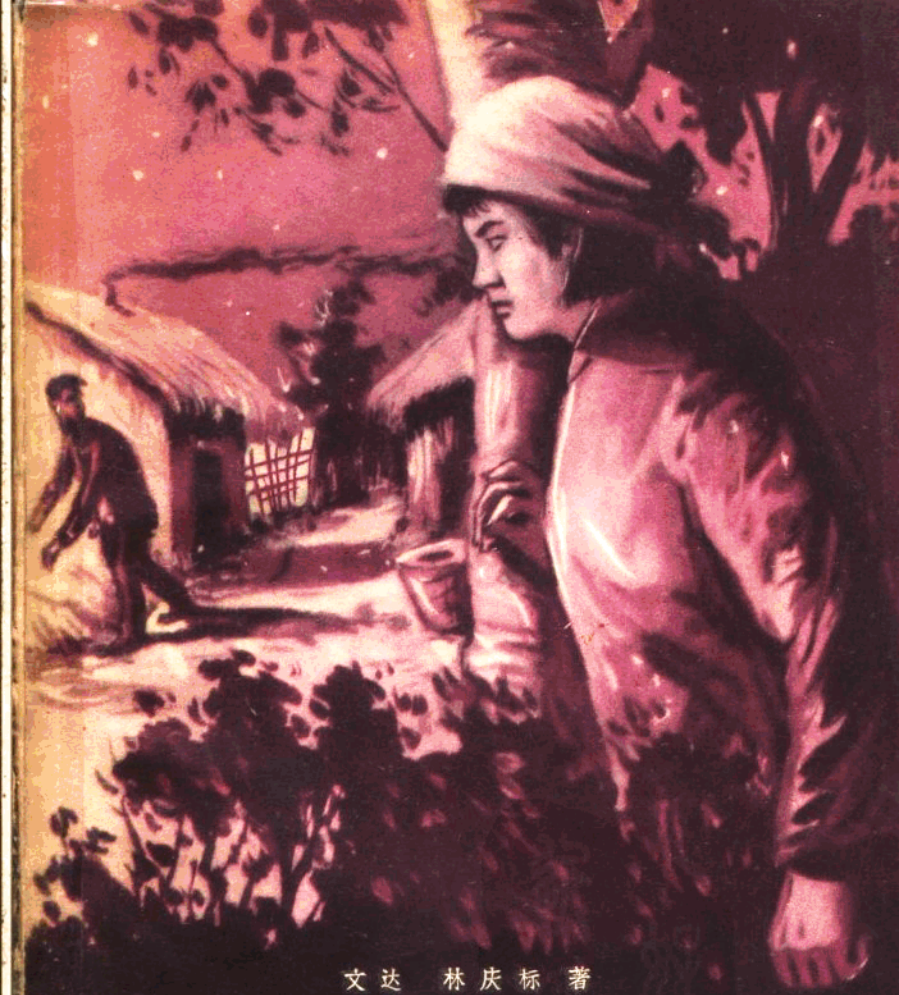




文达 林庆标 著

农村一妇女

群众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农村一妇女

文 迄 林庆标 著

群众出版社

1959年1月

內 容 介 紹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通过一件农村凶杀案的发生和破案的过程，反映出群众积极分子对于公安工作的重大意义，同时也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新型的农村妇女的真实形象。

通过这个剧本，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我国公安工作中贯彻反对主观臆断，“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方法”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之处。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安定門內后園恩寺甲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国家統計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总)89(文)61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frac{10}{16}$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千字 印数00001—32000册

定 价：0.15元

主要人物表

韓玉平：女，27岁，前进农业社监委会主任。

李貴宝：男，30岁，前进农业社第二生产队队长，韓之丈夫。

奶 奶：女，60岁，李母。

张股长：男，34岁，县公安局股长。

李景云：男，38岁，凶手。

矮胖女人：女，40岁，凶手妻。

李 钰：男，26岁，紅星农业社第四生产队队长。

李时亮：男，36岁，被疑为凶手者。

刘三倚：男，54岁，耍猴卖艺者。

吳 权：男，40岁，前进农业社支部書記兼社主任。

陈大哥：男，40岁，农民。

陈大嫂：女，36岁，陈妻。

胖姑娘：女，19岁，一个精力充沛的姑娘。

呂 磊：男，40岁，区委書記。

河北省东部平原。1957年秋收季节的一个夜晚。

夜雾弥漫，万籁无声。

好象全世界都沉浸在白茫茫的海洋中。只有近处可以看见昂然矗立着的一人多高的庄稼。玉米长的有一尺长，鬍子安静地垂着，一动不动。

北王村红星社的生产队长李钰，一个不到30岁的矮个汉子，背着一支系白皮带的步枪，从白茫茫的雾中缓步走来。他的脚步很慢很轻，布底鞋踏在松土上，一点声息也没有。他在一棵特别高的庄稼跟前停下来，爱抚地摸着一棵粗壮的玉米。他突然转过头来，精神集中地侧耳倾听着左前方。那里传过来轻微的“劈啪”“劈啪”的声音。

是有人在掰玉米！他立刻把枪由肩上卸下端在手里，蹑手蹑脚地向声音响处走去。

先看见的是一辆小平车，车上有一个筐篋，筐篋上立着一个半满的口袋。他顺手掏了一把，掏出两个大馬牙玉米来。随着鸡叫声越来越清，前面的劈啪响声也更急促了。他急步走过去。在他面前出现一男一女，在匆匆地摘玉米的身影。地上坐着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拿着玉米和一面小三角

旗玩。李鈺举起枪连忙喝了一声：“不许动！”

那一男一女象中了咒似地，一下子站在那里不动了。那个小孩慌慌张张扔下手里的玉米和小三角旗，扑到女人的身后，这才使这一男一女象醒过来似的，慢慢往庄稼地里挪动了一步。

“敢跑！好小子！过来！跟我到社里去。”

那男的又向庄稼地里挪了一步，要拔腿跑，可是又转身望着女人孩子，显然，他是跑不了的，就索兴从庄稼地里走出来了。他低头走到小車子跟前，收拾車子。

李鈺过去拾起那个孩子扔下的小三角旗。他辨認一下这东西后罵道：“跑江湖的就没好东西！快走。”

那男人慢腾腾地扶起小車，李鈺已不耐烦地先走在前头了；一面还罵着：“你要猴原来是为了‘踩道儿’呵，给我快走！……。”

跟在后面的男人，慢慢地加快了脚步，渐渐挨近了李鈺的身边，猛然一下子扔掉車子，一步上去把李鈺抱住了。李鈺不提防，几乎被他一冲冲倒下去，拼命挣扎起来。那男人一面死命和李鈺挣劲，一面喊那一边早看呆了的女人：“你还赶快动手！”

女人怔了一下；醒悟过来，连忙举起手里的镰刀扑过去，朝着李鈺一连砍了十几刀。

李鈺挣扎几下子之后，躺到地上。

偷玉米的男人见被害者还会动弹，从他女人手中拿过镰刀，伏下去又狠狠地砍了十来刀。

这些举动把凶手的小孩吓坏了，哇地一声哭起来。

一只云雀似乎是在睡梦中被这孩子的哭声惊醒，从庄稼

地里嘶叫一声冲天而起。把行凶的男人弄了一惊。

“哭？！老子連你也宰了。”偷玉米的男人象凶神似地把手里握着的镰刀朝他自己的小孩真要砍下来。

小孩子赶紧止住了哭声，躲到他母亲背后去。

男人又死劲踢了被害者一脚，看看是死过去了，于是从地上捡起步枪揹在肩上，然后由小平车上捡了几个玉米丢在东边路口，再回轉身来对老婆孩子命令式地一甩头，推上小平車，朝着路西一溜烟跑掉了。

二

田野又是靜悄悄地。躺在血泊中的李钰一动也不动，小三角旗也躺在他身边不远的地上。

天色漸明，云霧漸消。玉米穗子在微风中輕輕摆动。李钰沒有死，他甦醒过来了，躺在血泊中呻吟着。

一个赶路的农民正打从出事的地边經過，他突然間发现一个人躺在血泊中，便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两步。他定了定神，然后又走过来仔細看了一会，又抬头向村子的方向看看，看看地下的人，再不迟疑，飞奔向村里去。

从村里跑出来了一大群紅星社男女社員，一下子围住了李钰。突然×队的队员甲、乙先叫起来：“这不是咱們队长？”

“李钰？”人群中又出現了惊叫声。

李钰的父亲——李大爷哭丧着脸从人群后头鑽出来，他来不及弄清儿子的死活，一下子伏下去哭不成声。

“天呀！我的儿呀……。”

×队的队员甲、乙扶起李大爷安慰着他：“老大爷，队长还有救，别难过……”。×队的队员丙、丁、戊义愤填膺地：“咱们民兵要提高警惕，咱们村里还隐藏着坏人！”“咱们一定要抓到凶手，替咱们队长报仇。”村里已有大抬来一块门板，大伙儿七手八脚把李钰抬去……。

三

当县公安局的张股长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到现场时，他能看到的仅仅只剩下了零乱的脚步和现场附近被人们踩得七倒八歪的庄稼。

看热闹的人们已经散去了，剩下三两个小孩子站在较远的地里，还想再看些新鲜事。

张股长开始作现场勘查，他先选择一个镜头拍下一张照片，然后取出笔记本进行记事：“10月2日上午7时——距离现场中心点东头7公尺远，发现有带血玉米7个。”

“被偷摘玉米约50斤——品种是马牙玉米。”

笔记本的另一页写着：“10月2日上午11时——距现场中心点西头4公尺远，发现一双破鞋。”

一只面朝天，一只底朝天的破鞋，被张股长放到一张旧报纸上包起来。

笔记本的另一页：“10月2日下午5时——民兵队长交出一把他们从现场上拾到的染上血跡的三角旗。”在一张旧报纸上，放上一把三角旗。

四

案子发生的第2天。

紅星社社內的牆上已經貼滿了許多大字报，好多社員圍攏在一起看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反映出社員們对刚发生在本村的凶杀案的憤怒心情。

“請求政府严厉鎮压反革命杀人犯，保衛农业大生产……。”

“我們要向杀人强盜討还血債。”

一个青年民兵，挤开人群，把一张大字报貼到別人的大字报上：“已經查出三角旗是村西北砖窑上刘三傍的。要求逮捕刘三傍！”

“……”

五

刘三傍在一个土窑口外面，正在訓練他的两只猴子。猴子都穿着古代元帅服，一只猴子背上插着一对三角旗，但另一只小猴子背上只插着一只。刘三傍敲着鑼，两个“元帅”比武，一群孩子围着。

“換一套吧，哥們儿。”刘三傍停鑼，象和自己的朋友一样地和猴子們商量：“你們自己玩一套好不好？”

小猴子把鑼接过去，另一只猴子随着鑼声翻起跟斗来，翻到一个人的腿前，摘下帽子来举起，这是要錢的意思。这个人笑起来，原来是张股长，他正要掏口袋，刘三傍忙制止

他：“同志，这不是要钱，俺这猴兄弟是财迷！”他又向猴子：“这是训练哪，连训练都要钱，真是资本主义思想！”

张股长走到猴子跟前，指着小猴子背上的旗子说：“小旗怎么少了一个？”

“俺昨天到南王村西村卖艺，不知让哪个孩子拿去了。”

“这个是不是？”

刘三傍顺着张股长的手瞧，原来张股长把那个小旗给小猴插到背上了，正是一对。刘三傍乐了；

“原来你拣着了，还给送来，真费心！”他又转向猴子：“哥们儿，快谢谢！”猴子连忙行礼，引得孩子们大笑起来。张股长只是注意着刘三傍。从这个老老实实的面孔上，实在看不出什么来。

张股长走到窑门口瞅瞅，象刚想起什么似的，问三傍：

“怎么没看见你老婆孩子？”

“打前天就上姥姥家去了。”

张股长唔了一声，向四面望了望，对刘三傍说：“你这儿挺不方便，连口井也没有，到哪儿去打水呢？”

“不远，你看那个村口，不是个井吗？”张股长顺他手望去，这里离北王村西口不过一里多地。那里有两三户人家。

张股长骑上自行车奔那几户人家去了。

六

黄昏时分。李钰的家。北方农村一般的家庭，一明两暗3间房。因为他家人口少，因此左边房子就给生产队当队部

了，墙上正中挂着毛主席的象，窗旁还挂着一面积肥先锋队的红旗。

李钰的父亲刚点燃一盏煤油灯。李钰的头部除了露出一只右眼一张嘴吧之外，全部用綢带包裹上了。现在他仰臥在炕上，他以微弱的声音和张股长談話，李大爷也在旁边照料着。

张股长：“你看得很清楚么？”

李钰气急地：“男的个高，女的矮胖，加上那个小三角旗，絕不会錯！”

张股长：“可是天那样黑，霧又大，你究竟看出他們的臉沒有？”

李钰：“我还賴他？那把旗子不是証据？”

张股长：“你歇一会儿，凶手跑不了，別着急。”

李大爷：“真是！你流了多少血呀！还不歇歇，还要着这么大的急。”

李钰还在咒罵似地：“你們給我抓住这个王八羔子，枪毙他……。”

张股长：“李钰同志，你还是好好歇着吧，抓凶手我負完全責任。”

李大爷在一旁随声附和地哄着儿子：“可不是，你好好歇着，张股长一定能把凶手抓来，枪毙这个王八羔子。”

不知道李钰是疲倦了，还是听話閉目靜养，渐渐地他又昏昏入睡了。

张股长向李大爷递个眼色，李大爷随张股长走到外厅堂上。几个社干坐在那里等音信。张股长先問李大爷：

“大爷，李钰同志平时好着急么？”

“脾气是急，人也粗心，可是他和那耍猴子的没仇，干么赖他？”

“可是你们村西口那两家人都证明他女人大前天就回娘家去了，你说，昨天晚上他怎么会一家三口在一起作案？”

李大爷瞠目结舌：“这个……？”

社干甲：“打量刘三傍也不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社干乙：“但是李钰毕竟是活口，并且现场上留有刘三傍的物证。”

张股长摇摇头：“有谁自己作案自己留证据的？据刘三傍说那小旗子是在南王村丢的，这倒是个线索。根据现场勘察，凶手作案后丢几个玉米在西边路口，很可能是迷惑人。凶手作案后向东南跑的可能很大，我要到南王村去一趟。”

七

3里路外的南王村前进农业社正在展开挖井竞赛。

田野里到处歌声飞扬。远处、近处，东一堆、西一堆的人在滑车架子边忙碌着。在近处可以看见有一面红旗在飘扬。这一堆挖井的人全是妇女。

可以看见，张股长推着车子和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一路走来，他们边走边说。绕过远处的滑车架时，矮个子走过井口还和那里的人谈了几句话，然后又和张股长继续走过来。

张股长：“老吴，你这个支部书记兼社主任不积极支持，要谁支持？我看就这样决定：让她担任这个工作。”

吴权：“她是监委会主任，社的工作她丢不开，你

看，”他用胳膊向田野划了一下，有点愁眉苦脸的，“任务这么重，完不成怎么办？我们的流动红旗要保不住了。”

他们走到插红旗的妇女挖井小组这里来了。这儿歌声和笑声压倒一切。一个年轻力壮的胖姑娘排在拉滑车绳的最末一个，她用力过猛，一失手一下蹿了个跟斗，叫了一声，引起人们哄然大笑。她索兴趴在那里不起来，惹得人们更加笑个不停，有的笑弯了腰。

吴主任瞪着这些妇女们，瞪起了眼：“你们这叫干活，还是闹着玩？任务完不成怎么办？”

摔倒的姑娘一下子爬起来，脸上身上还带着泥，她嚷道：“你真官僚，老是怎么办怎么办的！你光知道干活，不知道笑！”

吴权：“笑顶啥用？你能把粮食笑出来？”

一个老大娘插嘴道：“俺们红旗，可就是这么得到的。”

吴权用手一挥：“你们就是嘴能耐，可是从北窪出了人命案子，你们晚上谁也不敢下地了。”他又向张股长摊开手，无可奈何地说：“对妇女就没办法。她们组长不在，没有人管就……”

他的话没完，井里传上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谁说组长不在？”

吴主任忙走过去，向井里探望。叫道：“喂，你在这儿，上来上来，公安员跟乡治保主任都不在家，张股长找你来了。”

井里女人的声音：“什么事？比挖井还急么？”

说着，一个青年妇女被滑车拉上来了，她剪短头发，头

上包着一条白手巾，两颗眼珠又大又亮。她身体粗壮，皮色稍黑，裤腿、袖子卷起来，满手满腿是泥。社主任指着她向张股长说：“你们谈吧！”

说完，他摇头晃脑地就要走，但是张股长拉住了他：“老吴，你可不能走，咱们得一起谈谈！”

吴主任不感兴趣，也不好拒绝，他走到水坑边，韩玉平和几个人在这里洗脚，他看看自己的泥腿，也脱鞋下水，一边和张股长说：“这个事，跟咱村关系恐怕不大！”

张股长耐心地陪着他，一边作说服工作：“很难说，你总不能对1,500口人全都了解。”

“不敢说全知道，可是至少一大半知道的差不多，象知道我的脚指头一样清楚。”他自负地说。在池塘洗脚的人，有认识张股长的，就叫：“老张，你来了，凶手逮到没有？”张：“正在查”。另一个老农洗完脚走过来说：“可要逮住呀，这种人留着，是咱庄稼人的一害呀！”

吴主任洗完脚，走回路边，他的鞋子找不着了，所有洗脚的人都走了，路边上连一只鞋都没有了。他摸了摸头说：“我穿鞋来没有？”张股长忍不住大笑起来：“你连自己穿没穿鞋都不清楚，还吹牛呀！”

韩玉平早穿好鞋在路上等他们，也忍不住笑地说：“那就请你光着脚上我家来吧。”

八

排列得齐齐整整的饺子，一个一个地在增加，一个歪歪扭扭的笨饺子由一只小胖手放进了行列。一个小女孩的快乐

的声音叫着：“奶奶。先煮这个，給媽媽吃。”

这是韓玉平的家，屋里明亮干净。婆婆在炕上包饺子，玉平的女儿，7岁的小兰跪在一边跟着忙合，脑門上淨是面粉，奶奶看看那个笨餃子，笑道：

“为嘛光給媽媽吃？”

“媽媽又得了紅旗。”

一个30多岁的高个汉子走进屋来，接口說道：“紅旗不是媽媽一个人的呀！那是全小組的。”

“爸爸！”小兰扑到他怀里。李貴宝笑着把她举起来，又换了口气道：“可是，媽媽是个好組長，該給她吃，对不，丫头子？”

小兰被举得快活地大笑。奶奶申斥地向儿子說：“你要把小宝鬧醒了！”

她已包好了餃子，正端起盖兰子，这时玉平进来了。她直奔小宝，問道：“醒了么？”她抱起刚好睜开眼的胖小子，一面跟丈夫說道：

“张股长和主任找我談件工作，你先吃飯吧。”

“什么工作？脫产么？”

玉平故意逗他，笑道：“机密。”

李貴宝哼了一声：“誰管你机密不机密，要就誤了生产，你們的紅旗可不保險。”

“才不会呢！”玉平把过孩子尿，孩子又睡着了。她把他放好，就到隔壁屋里去了。

在隔壁屋里，吳权搖頭晃腦地問张股长說：“咱村能有干这类事的人？你說有懶汉我信，可是……”他又問韓玉平說：“你們信不信凶手在咱村？”

“我信，可能很大！”玉平說：“带着女人孩子，就不会跑出多远去偷东西，又是后半夜快天亮的时候。”

张股长：“对。带着女人和孩子，咱就按这3口人的特征排队吧……。”

隔壁屋里，又繼續包起餃子来。

奶奶：“貴宝，鍋开了，你先吃了再去干活不好么？”

貴宝：“不，还是讓客人吃了再說吧。”

小兰又举起一个笨餃子，嚷道：“这个給爸爸吃，爸爸是个好队长！”

张股长和吳权、玉平已結束了談話，他們走出了大門。张股长轉身对玉平說：“就这样办，你先着手查这个人吧。咱明天見。”

他要去，但是奶奶、貴宝和小兰跑出来拦住了，一定叫他們留下吃餃子。张股长連忙謝絕。这时玉平拉吳权到一边問道：

“你再說一遍，李时亮俩口子的模样。”

吳主任不感兴趣地說：“李时亮是个細高个，左脸有粒黑痣，他女人矮胖子，常穿一件条紋褂子。……我可再囑咐你一句，社里的工作可不能丢下！”

“行，忘不了。他住在什么地方？”

“村西头，門口有两棵枣树，一个磨扇。”

九

两棵枣树，一个磨扇。大門打开来，跑出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后面一个矮胖穿条紋褂子的女人追出来，罵着：

“你再出去！你給我回來！”小孩子被她拉着耳朵，哭喪着臉又回去了。大門拍答一聲關上了。

不遠的地方站着韓玉平，注視着这一幕。在關門之前，她看見一輛小平車在門后院里。她揹着一個水桶，和她一同出來的本隊社員們已經走出一段距離了。里面有個姑娘轉過身來喊她：

“走呀，你犯了什麼病了？”

她轉過頭來，連忙向前走了幾步，可是又猶豫起來，她一時拿不定主意，現在是下窪，還是立即抓機會去這家人家看看？終於她下了決心，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她的腳步突然慢下來。後來索興蹲下來不走了。

前面的人回過頭來，好幾個人都站住了。李貴寶從人群中走出幾步喊道：

“怎麼啦你？咱今天下午落在人家後頭啦！”

韓玉平：“我肚子疼。”

有兩個婦女走過來。那個打井摔過跟斗的胖姑娘看看韓玉平的臉，說：“真的，她的臉色都青了！”

“那你就回去算啦！”李貴寶說。

胖姑娘拿下玉平手裡的水桶，和人們一起走了，剩下玉平一個人，看看人們走遠了，她站起來，捧着肚子向兩棵棗樹前的大門走去。

十

兩棵棗樹，一個磨扇，李時亮家的大門。

韓玉平皺着眉頭，兩手捧着肚子走近李時亮家的大門口